



国情与研究

□ 文 青

近期,一位同行告诉我,他们期刊已经不大用 MOOC 的稿件了,原因是他们认为 MOOC 已经基本过气,需要追踪更前沿的话题。确实,与当下占据版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话题相比,MOOC 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噱头,足以像前者那样博得学人的眼球了。

不过,对于中国这样腹地广阔、中西部发展极为悬殊的教育现实而言,MOOC 却是能以其独特的优势,将东部、沿海的、城市的优质课程、师资向落后的农村、山区等地的学校、教学点辐射的绝好方式。而且,这种辐射不仅对基础教育意义深远,对中西部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培训等同样意义深远。这样一种适合中国教育发展实际,能发挥实效的教学方式,为什么会被认为过气呢?

这种研究与实践分离其实也出现在各类研讨会和学者的研究中。常见的,很多高端会议上,专家们高谈人工智能、大数据,场面热烈,气氛浓厚,可是回到教育现实,回到学校课堂,大都还是黑板+粉笔,或者教师+投影。研究与实践成为两个迥异的世界。

这种冲突在发表的论文中也很常见。比如,很多论文的主题是小组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团队学习、STEM 教育,等等。这样一些主题,在我国学校中不能说没有,但一定不是主流,多见的是应付检查、汇报时的点缀,主流是教师主导的班级授课制和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等分科教学。但是,刊发的论文中紧贴这样的现实开展的研究不多。相反,这些学习方式在国外学校倒是寻常可见的。比如,美国的学校多为综合课程,不作自然、地理、科学等分科,所以产生了 STEM 课程。教学也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围绕一或多个主题开展探究学习,然后合作写出研究报告。所以他们有小组合作学习研究、探究性学习研究等。也就是说,美国的教学实践奠定了他们教育研究的基础。

有作者曾告诉我说,研究需要面向未来,期刊也要面向未来。但是,面向未来不意味着无视现实。期刊的目的其实是服务教育教学实践这个根本,如果研究和期刊跟着所谓的最新潮流走,不对现实给予足够的关注,期刊和研究有何用?不正好成为一些人口中的炒作吗?

事实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能在北上广深等少数发达城市的学校做些尝试,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大中小学、高职等还停留在基本技术的应用上。对他们来说,写作人工智能论文,基本就是为了发 PAPER,与教育教学实践毫不相关。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有杂志的不良导向,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的失责。两者到底谁因谁果,真是不好妄言。至于要不要改变这种状况,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这就留待各位自己去思量揣摩吧。